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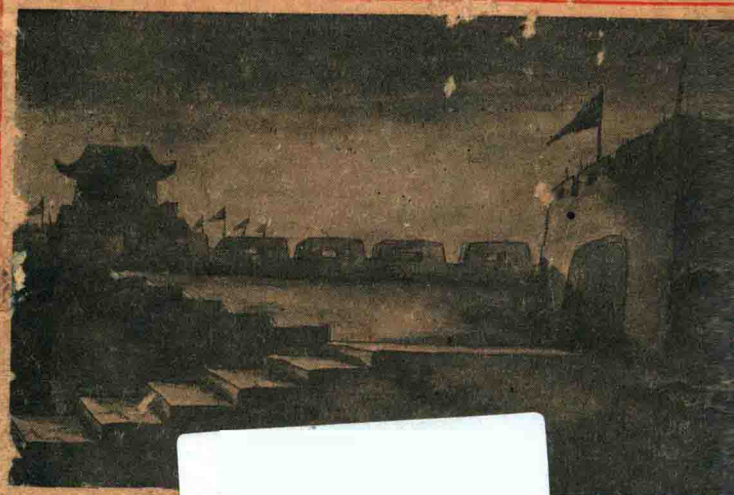
戲劇之陣(一)

漁藏書

抗戰戲劇叢書之三

李秀成之死

陽翰笙著 No. 1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T 9 3 8

漢琳購於一



李秀成之死

第一幕

時間：太平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人物：李秀成（忠王）

宋永賢（忠王妃）

宋永祺（貴舅）

黃公俊

劉漢光（指揮）

柳媽媽

柳俊青

參護 羣衆

景：

忠王府中之一大廳——廳前有一敞開的大圓門，門廊上高懸三五紅色紗燈，廊外有白石砌成的平台，台周繞以乳白色的石欄，左中右三面均有石級可通，上廳之正中，上懸五座紗燈，下置一橢圓形的長棹，棹上鋪着黃緞，中供一巨形古瓶，西側有椅，廳之左右兩旁，均高掛紅絨幃幔，長可奪地；右側邊柴檯架上供着一巨型的耶穌殉難時的十字架像。

幕啓時：遠遠的傳來一陣驚人的巨炮聲。兩參護滿身戎裝，荷槍佩劍的倚立在廳前門外，忠王妃面帶愁容，很焦急的顯得坐立不安，黃公俊與宋永祺均倚立在側。

永祺：（吃驚）你們聽！京城外邊曾國荃的妖兵又得向我們進攻了！這幾天來，城外的仗火打得可真激烈啦。

忠王妃：可不是嗎，這三四天來，城外的砲聲差不多就沒有停止過啦！

永祺：（嘆氣）唉，這一次我們可碰到一個真正可怕的敵人了！——曾國荃這個大妖頭，自從佔領了我們的安慶，攻陷了我們的蕪湖，打破了我們的東西梁山，奪取了我們天京城外的雨花台，深溝堅壘的把我們京城死死的圍困着已經快到一年了，如果我們再沒有辦法把這般妖兵撲滅的話，那我們的天京，恐怕真難保守得住了！

公俊：貴舅！您爲什麼說起這樣的短氣話來了呢！您要知道，只要我們蘇州前線立得穩，站得住，我們忠王自有辦法可以把城外的妖兵掃滅的，曾九那小子，配是我們忠王的敵手麼！

永祺：可是黃先生！您也得知道，這幾天來蘇州跟天京之間，却連軍報都不通了

囉！

王妃：哦！那末你們究竟在外邊聽到了什麼消息沒有呢？

公俊：外邊的消息却很少，我倒還沒有聽到什麼！

永祺：其實消息倒并不算很少，不過說起來會有些令人吃驚就是了！

王妃：那您在外邊到底聽到了些什麼？

永祺：我麼，我在外邊聽到的，也可以說都是一些謠言啦。

王妃：謠言我也得聽聽，請您快說！

永祺：王妃，謠言有什麼聽頭呢，您聽了以後還不是只會叫您心裡難過！

王妃：貴舅！您別管，您說您的。

公俊：貴舅聽到什麼就說什麼，別老這麼吞吞吐吐的。

永祺：今兒我聽到說蘇州前線的軍情大大不好！

王妃：（一驚）怎麼不好？

永祺：聽說蘇州守將“永寬等五王三天將，殺了沈王譚紹洗獻了蘇州城池，竟敢帶着數百天兵投降大妖頭李鴻章去了！”

王妃：（大驚）哦，天啦，您聽誰說的！真的嗎？

公俊：（責問）貴舅是從那兒聽來的？

永祺：我從玳王府李尙書那兒聽來的。不信還可差人去問問！

王妃：那末忠王呢？

永祺：忠王麼？……

公俊：（阻止他）貴舅！

永祺：（不理）忠王的下落，却直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嘅。

王妃：（驚問）——怎麼下落都會不知道呢？

永祺：有的人說忠王現正率領殘兵退守常州，有的人又說，就連常州也都在幾天前

就失守了！

王妃：怎麼？常州也已經失守了？

永祺：據說是失守了！

王妃：那末，下游的妖兵不是也快要逼近天京來了麼？

永祺：那當然！

王妃：那末忠王呢？您究竟聽說起過他的下落沒有？

永祺：說是聽人說起過的，不過……

王妃：那您就快講啦，您對我也老是這麼吞吞吐吐的幹什麼！

永祺：有許多幸災樂福的傢伙在說：忠王也在常州投降妖兵去了”！

王妃：胡說！這簡直是該死的胡說！您是從哪兒聽來的？

公俊：忠王是我朝的撐天柱石，他鐵胆忠心的跟滿洲韃子血戰了一十三年，真不知

掃滅了多少妖兵妖將光復了多少名城故土，他爲什麼突然會想起去變節降妖呢

？還真不知是從哪兒聽來的妖言胡說！

永祺：妖言胡說麼？哼我聽到的妖言胡說還多着呢！

王妃：您究竟還聽到說些什麼？

永祺：今兒早上還有人在驚驚慌慌的跑來對我說：忠王在蘇州失陷的時候，早就已

經昇天了啦！

王妃：（驚極）什麼，忠王已經在蘇州昇天了？啊，天啦！

公俊：誰對您說的？爲什麼貴舅的話越說越離奇了？

永祺：總有人對我說的啦，難道我還被在王妃面前造謠麼！

公俊：那末究竟是誰對你說的呢？像這種不真不實的話都好在王妃面前亂說的麼！

永祺：王妃是我的親妹妹，我怎麼不好跟他說？

公俊：那末究竟是誰對貴舅說的呢？誰？

永祺：還不是那环王府的李尙書。

公俊：又是那專門造謠的老狗！貴舅可知道他們造這些謠言的用意麼？

永祺：我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

公俊：知道就得啦。貴舅應該明白，現在正是我們天國，危急存亡的時候，人心是浮動極了，謠言也就跟着像妖營中的毒箭一般的四面八方的向我們射來，這時候我們需要鎮定，千萬不能驚慌。因為我們只要稍一驚慌，那就什麼事都會更加難辦了。

王妃：黃先生的話是不錯的，不過要是忠王真有什麼不幸的話，那我們的太平天國可怎麼得了呢！

永祺：那還用說麼！我們天國的末日也就快要到來了！

公俊：請王妃安心！我想我們那智勇兼備的忠王，過去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都能够幾次解救天京的長圍，把滿洲驍子的欽差巡撫將軍大帥，殺得落花流水，李鴻章那妖頭，究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本領，能够把我們忠王打敗呢！

永祺：啊，黃先生！你錯了，你錯了！你要知道，我們忠王這次所碰到的敵人却不

單是李鴻章，還有那些拿着洋槍砲的洋兵洋將啦！

公俊：洋兵洋將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去年洋將戈登的常勝軍佔領了我們松江青浦之後，我們忠王提師往救不是像迅風捲殘葉般的，很快的就把那些洋鬼子殺退回上海去了麼！

永祺：照這麼說來，那我們的天國真是很太平的了？

公俊：那可不是這樣說法，目前我們雖然遭遇着很大的困難，可是！我們應該堅信我們是能够把滿洲韃子的妖兵妖將戰勝的，我們用不着恐慌，也用不着害怕！

永祺：你說誰得恐慌？誰得害怕？

公俊：貴舅能够像泰山一般的鎮定，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了！

永祺：變色！你的意思是在說我不鎮定，是不是？我要忠告你請你以後說話，得說明白一點！

王妃：（制止他）貴舅！請你別要再說這些沒有意思的話了，好不好！（愁嘆）啊，這

幾天來我的心亂極了，自從忠王沒有消息來京以後，我已經一連好幾晚上沒有睡着過了，我天天晚上都在做着惡夢，每次從夢中驚醒起來，都嚇得我渾身發抖，啊黃先生！您快告訴我：依您的推測，忠王究竟怎麼樣了？這些日子來，天京這麼危急，天王一日三詔，爲什麼他還不回來呢？

公俊：王妃請大胆的安心，我敢斷定這一兩天內忠王就不回來，也一定會有消息來的！

王妃：要是這兩天內還沒有消息來，我真不知道怎樣可以過活得下去了啊！

公俊：王妃這樣的關心忠王本是理所當然，可是王妃總該知道，像王妃這樣熱情的關心忠王的人，却還多着哩，今兒早晨，京城八門的守將已經有專差到府來探問過忠王的消息了，午後我到大街上去的時候，就一連好幾次被城中男男女女的老百姓把我攔着，他們都很熱情的向我探問忠王的下落，當我對他們說忠王快要回京了的消息的時候，他們簡直狂喜得眼淚都掉了下來，歡呼着跳起就走了，

我深知我們忠王，生平爲人謹慎精明，現在天京這樣危險，主上又那樣憂急，他那還會不回呢！所以我說這一兩天內忠王就不回來，也一定會有好消息來的！

王妃：真一定的麼！

公俊：一定的，請王妃儘管放心！

永祺：我倒不相信，算得那麼准啦！

（突然外面遠遠送進來一陣軍號的聲音）

公俊：（驚喜）聽罷！這不是我們忠王部下的軍號聲音嗎？

永祺：請您聽清楚了後再說罷！

（那號聲愈響愈近，愈近愈明。）

王妃：（狂喜）真啦，真是我們忠王部下的號聲！

（王妃與公俊在驚喜中奔近門前的平台，翹首外望，永祺也冷冷的走了過去）

公俊：瞧，那不是我們忠王的禁衛軍的戰旗嗎？

王妃：真的真的，真是忠王的戰旗。

永祺：在什麼地方？

王妃：咯，那兒不是嗎？就在那兒街燈的旁邊啦，您快把眼睛睜開一點，你瞧那些騎馬披甲的禁衛軍已經快跑近那兒來了。

（軍號聲，馬蹄聲，愈響愈近）

公俊：（驚喜）啊，王妃！快請過來瞧，那兒可是我們的忠王嗎？

王妃：在那兒啦？

公俊：咯，那兒，那兒，就在那兒啦，那不就是忠王坐下那條精快的白馬嗎？

王妃：（狂喜）啊，真啦，（回身奔到十字架像前，跪下）謝謝天父天兄的大恩大德，

我們忠王已經平平安安的回來了啊！

（軍號聲，馬蹄聲，響近了忠王府的門前，羣衆起了一陣歡呼）

永祺：（驚詫）噫，忠王的禁衛軍爲什麼走到這兒的門外，又拆向那兒去了呢？

公俊：（凝思着，無語）

王妃：（一驚）真嗎？

永祺：怎麼會不真呢，瞧啦，連忠王的大駕也到那邊去了。

王妃：（翹望）真的，忠王真走向那邊去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爲什麼忠王到了自己的家門口都不先進來呢？

永祺：依我看這其中一定是有什麼蹊蹺！

公俊：依我看，就不見得有什麼蹊蹺！瞧啦，那兒不是到金殿上的大路嗎？我想由王一定是有什麼緊急的事得先上殿見聖駕去了。

王妃：那一定是的（感嘆）唉，忠王真太辛苦了啊！（轉對公俊）黃先生，反正我們這兒離金殿沒有多遠，就勞煩你上殿去探聽，探聽好嗎？

公俊：好的，王妃！我就馬上去！

（黃公俊走了出去）

祺：好——這老傢伙走了我也可以舒泰點了，他立在我的面前真有點兒不順眼。

妃：您爲什麼這樣不滿意他？

祺：不是我不滿意他，是他在不滿意我啦，難道王妃剛才沒有聽到他在板起面孔教訓我麼！

妃：這你不能怪他，他也是一番好意。

祺：好意！有什麼好意！這老傢伙的心肝五臟我都看透了！難道王妃還不知道他是曾國藩兄弟兩人的好朋友麼！誰保得定他這種人不降妖反水！

妃：貴舅！你爲什麼要這樣信口胡說！你可知道黃先生的身世麼？

祺：我用不着知道，我要知道他的身世來幹嗎！

妃：你要知道黃先生對於滿洲韃子是有家國的深仇的！當明末清兵入關的時候，他們的族人因爲一致起來抗拒清兵的南下，除了他的遠祖一個人得逃出虎口而外，全族的人不管男男女女老少都全被韃子兵殺光了！像他這樣的人，你爲

什麼還要說他會去降妖反水！

祺：王妃以爲我說錯了麼！（冷笑）哈哈，要是我們肯多去翻翻自己的族譜的話，

也許可以推算得出我們的祖先也有很多是遭了滿洲韃子的慘殺的啦！

妃：您爲什麼總是這樣的不相信人！您可知道黃先生家裡，還有從他那還祖以來就世代相傳的最珍秘的血書嗎？

祺：血書！那血書上寫些什麼？

妃：那血書上寫着：要他的子子孫孫不准去投考科舉，妄貪清庭的功名！要他的子子孫孫牢牢的記着一有機會須得起來驅逐韃虜替祖先報仇雪恨！所以我們的太平軍一到湖南，黃先生便離開了曾國藩的兄弟兩人跑到我們這邊來了。

祺：因此王妃就以爲這黃老頭兒是一個靠得住的人了，是不是？

妃：像他這樣有家國深仇的人都靠不住，誰還靠得住！

祺：（狡笑）噹噹，照王妃這麼說來，我們太平軍中就會沒有降妖反水人了啦！

妃：您這人真彘扭！我不懂，您為什麼總這樣的不相信人！

祺：（自知失言）請王妃息怒！不是我不相信人，我們國中滿朝的文武配令我相信的人，實在太少了。

妃：（不高興）我真不想跟你多說了！你這個人也不相信，那個人也不相信，怕恐就連我們天王你也會不相信起來了！

祺：天王麼？（稍停，冷笑）從前我倒很相信他。

妃：現在呢！

小：現在却有些令我失望了！

妃：您怎敢說這樣的話？

祺：我為什麼不敢說這樣的話！

妃：貴舅！您真瘋了麼？

祺：王妃！我沒有瘋，瘋了的不是我，倒是我們的天王，和我們天王的幾個兄弟！